



一千零一种离别与相逢之

岁月静好表

■何 芬

宁静抬手看一下手表，时针指向六点四十分。这是清晨六点四十分的吉祥大街。今天，她要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去中央图书馆听一位学术大牛的通识讲座。冬天的风刮在脸上，吹到眼眶里去了，眼睛更加干涩得很。

地铁口的玻璃门哐当一声在身后关上时，宁静的眼睛才感受到暖空气回流带来的舒缓。可随着人流走着走着，又胡思乱想起来，在眼眶渐要溢满眼泪的当儿，她果断地用手套摁了摁下眼睑，止住了眼泪。一转眼，又是上楼梯、下楼梯的辗转，终于可以在车上找个座位坐下了，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，要交给手机里的“听书”。

不过，这天早上宁静却没心思听书，她止不住再一次打开微信视频推送，把声音调到静音，翻看昨晚自己看到的那条视频。一个女孩在海边欢快地踩着浪花，朝拉着她的手的人回眸一笑。从拍摄视角来看，视频是拉着她的手的人拍的，尽管那人只露出一截穿着长袖的手臂，但宁静一眼就认出了，那是乔风。那只袖子的花纹与宁静给乔风买过的衬衣的花纹一模一样，那手臂的力度、食指翘起的小动作，曾经都是宁静熟悉的。

对于宁静来说，是无意中刷到的视频，但按照大数据来说，却是朋友圈好友的好友多次互相传递而来的。看着视频里他们快乐的样子，宁静想，半年了，我们真的结束了。

尽管明白能闹到分手的份上就证明两个人不合适，但宁静还是要哭上一晚。或许，是为了自己曾经的付出吧。

到达静安街时，中央图书馆还没开门，宁静于是在附近找了家咖啡馆坐下。一大早，咖啡馆刚开始供暖，宁静坐下没几分钟，“阿嚏阿嚏”地连打了几个喷嚏。见玻璃幕墙那边开始有点阳光了，宁静拿了两包糖、端着杯刚到手的美咖就准备往那边挪。走得急了点，刚走几步，就与人撞个满怀，宁静手里那杯滚烫的咖啡就泼溅出来撒在手上，也撒在那人大衣上。俩人像被热碳烫了似的，迅速弹开，距离一米远。

回过神来，那个白皮奶油肌大男孩喊道：“您的手还好吧？”他注意到宁静忍着痛，没有把一杯咖啡都撒手扔出去，否则自己的大衣就更加惨不忍睹了。大男孩低头看看自己大衣的右口袋处，有一块像花朵一样绽放的咖啡渍。看着宁静的样子，大男孩走过去拿过宁静手里的咖啡，低头指指宁静的手再次问道：“您的手还好吗？”宁静这才想起跟大男孩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赔您洗衣费。”就这样，宁静给了大男孩微信，约定衣服送去洗衣店，无论是能去掉咖啡渍还是不能去掉，都告知一声。

到了通识讲座时，宁静发现那个大男孩也在现场。他和几个同学坐在前几排。学术大牛讲课期间，他那几个同学不时给帮忙调个麦克风、帮听课的人给学术大牛递个提问的纸条啥的。哦，原来是同校的学弟。宁静在心里呵呵笑了几声。

宁静毕业还不到两年，就出现了工作瓶颈，她的直觉是这位大牛的一整套方法会是她打开思路的工具。宁静追这位学术大牛的课程追了好久了，个人专著、B站的公开课、公众号的文献论文，只要是这位的，她都

有兴趣了解。因为是跨专业兼业余的学习，宁静现在还是似懂非懂。这不，得知有了能见到其本人的机会，同时也想看看有没有其他同道，宁静就抓住一切机会地来了。可是，听完讲座后，宁静却很失望。一个是因为这种通识讲座的内容，不过就是学术大牛以往专著。没看过其专著的，觉得新鲜。但看过其专著的，不过就是花三个小时现场温习一下功课。再看起来听课的听众，宁静心里的另一个失望再次翻滚：认真记笔记的老年人居多。但不是正在工作的年轻人更需要系统地了解这个理论，并将其作为行为共识吗？

宁静正为这个眉头紧皱时，一张课后问卷分发到了她的面前。她抬头一看，那个大男孩拿着一叠问卷站在她桌前。“您也对这个感兴趣啊？”大男孩先是惊讶，但看到宁静点头说“嗯”的样子后，立即开心地笑了。他向宁静伸出手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楚南。以后，我们可以多交流。”宁静觉得自己的手有点凉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在楚南手指上点了一下，算是握过手了。楚南先是一愣，随即会意，“呵呵呵”地笑了起来，笑得露出两颗虎牙。宁静望望天真得像个孩子的楚南，又想想缩手缩脚的自己，也跟着由衷地笑出声来。

再后来，就是宁静坚持要给楚南发洗衣费，楚南坚决不收。僵持了一阵，宁静就提出请楚南吃个饭，了解一下他们专业情况。这个，楚南倒是答应了。

一坐下来吃饭，宁静才察觉楚南家世不错。他大一后曾经休学一年，去国外游学，把亚洲走了个大半。楚南是在跟宁静谈到同样是处在东方，埃及文明为何上古就与西方文明产生联系而顺便聊到了这段经历。宁静肃然起敬，不过还是开玩笑地问：“您像孔子一样游历诸国，找到了解释我们当代社会的钥匙了吗？”楚南自嘲地做了个鬼脸，但又马上认真脸：“不过，至少可以认识不同的国情。”俩人再一次一起笑起来时，耳边传来一声娇脆的“哥哥”。

宁静和楚南循声望去，只见相邻的座位上，一个拿着白色羽绒服、白色围巾，穿着白色毛衣的女孩正拉开座位准备坐下。甜甜的笑，对于宁静来说是似曾相识，但对于楚南来说却是天天见到。“今天可是碰上了。”楚南一边笑着打趣一边侧脸跟宁静介绍：“我妹妹，楚龄。”楚龄搭好外套，放下挎包，就走到哥哥座位旁坐下，噢笑道：“哥哥，给我介绍一下呗？”

宁静仔细打量着坐到跟前的楚龄，脸色却忽然有变，随即低下头倒抽一口气，又转念抬头无奈地望着对面的楚南。楚南察觉出了这细微变化，以为是楚龄身上的香水味太浓，宁静这样朴素的女孩子自然退避。楚南给宁静满上茶，说：“估计我妹妹跟你有眼缘，要不她怎么这么急着要我介绍你。”宁静打心眼里谢谢楚南，她这次望向楚南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淡然。宁静想，“该来的终会来。等吧。”

三个人没话找话地聊了半个小时，楚龄要等的人就来了。果然不出宁静所预料，来人正是乔风。宁静半个小时前就有了思想准备，可是乔风却是手足无措。但乔风迅速做出了权

衡，他思量着他 and 宁静的恋情一直处于地下状态，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，装不认识恐怕将来穿帮的风险更大。想到这，乔风主动跟宁静打起招呼来：“毕业后就没见你了，没想到在这里遇上。”宁静也知道只有这么处理才能维持场面，但一旦这种情景真切地上演时，她的内心还是隐隐作痛的。“是啊，好久不见。”宁静淡淡地一笑，耳朵嗡嗡作响，在座位上顿时什么都听不进去了。校园里那些你一口甜点我一口甜点的亲昵，毕业后出租屋里那些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的琐碎，全部涌上心头……

过了好久，宁静才感觉到楚龄搭着自己的手臂在问：“他在学校表现如何？”“谁？”宁静定住思绪，回到现实中。宁静定神看了看楚龄，又看了看楚南，最后目光落在乔风身上，然后侧着头装做回忆了很久样子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对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。知道他主要是因为他担任推普员，经常要带领我们学普通话吧。”

乔风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，他朝宁静投来感激的一瞥。尽管是细微的动作，却还是被楚南扫进了眼底。接着，四个人有说有笑地一起吃饭，乔风和楚龄甚至开始商量吃完饭是不是要追加活动。“我和静姐下午还有事，你们自己去玩吧。”楚南吹了一口碗里的汤，看了一眼乔风。乔风眼神闪烁了一下，随即看向宁静。宁静费解地看向楚南，楚南给了宁静一个肯定的眼神，宁静就没做声了。

吃完饭，看着宁静与楚南肩并肩走远后，乔风跟楚龄嘀咕道：“我这同学，多久跟你哥哥认识的？瞧她手上露出那手表，怕是要她两个月工资吧。”“谁知道呢。”楚龄一边说着一边把手塞进乔风的大衣，逗得乔风哈哈直笑。“看我不抓紧你。”乔风一把裹紧楚龄，塞进车里。

这边，走出好远了，宁静才问楚南：“你说下午还有什么事吗？”“没什么，就是想一起走走。”说着这话的楚南，缩着脖子，把手插在口袋里，忽然有了心事。沉默一段时间后，楚南才飘乎乎地问了一句：“静姐，你的初恋是多久啊？”“初恋？”冷空气让人的思绪都特别慢，宁静好几分钟后才接过话茬。在可以闻到海的湿润空气的外滩，宁静和楚南一言不发地望着起伏的海岸，望了好久也找不到它的尽头。宁静蓦然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还是要往前看，越看越远，心才能平静得如远处的海水一样吧。”

宁静撩开自己的手腕，向楚南展示自己的手表：“他不舍得给我买的東西，跟他分手后，我都给自己买了。”接着，背靠着大海，宁静说：“每天，我在赶班车时，在读完一篇有趣的文章时，在做着好看的便当时，在没人跟我说晚安时，我都会看看我的手表，看看我的时间走到哪里了、有没有浪费。它就是我的岁月静好表。”

看着宁静眼中闪闪的泪光，楚南内心的焦虑似乎得到了缓解。他注意到宁静脸上的悲戚渐渐消失，有心要来一个恶作剧，于是问道：“你确定是岁月静好表，不是那个岁月静好娘？”宁静听了，双手一把朝楚南坚硬的后背上一推，将楚南推得远远的：“好啊，竟然敢取笑我。那就让你见识一下姐姐的婊气！”楚南佯装屁滚尿流，干脆朝海滩上跑去。鼓鼓的海风，将俩人打闹的声音吹得老远老远。